

女心理医生

陈玉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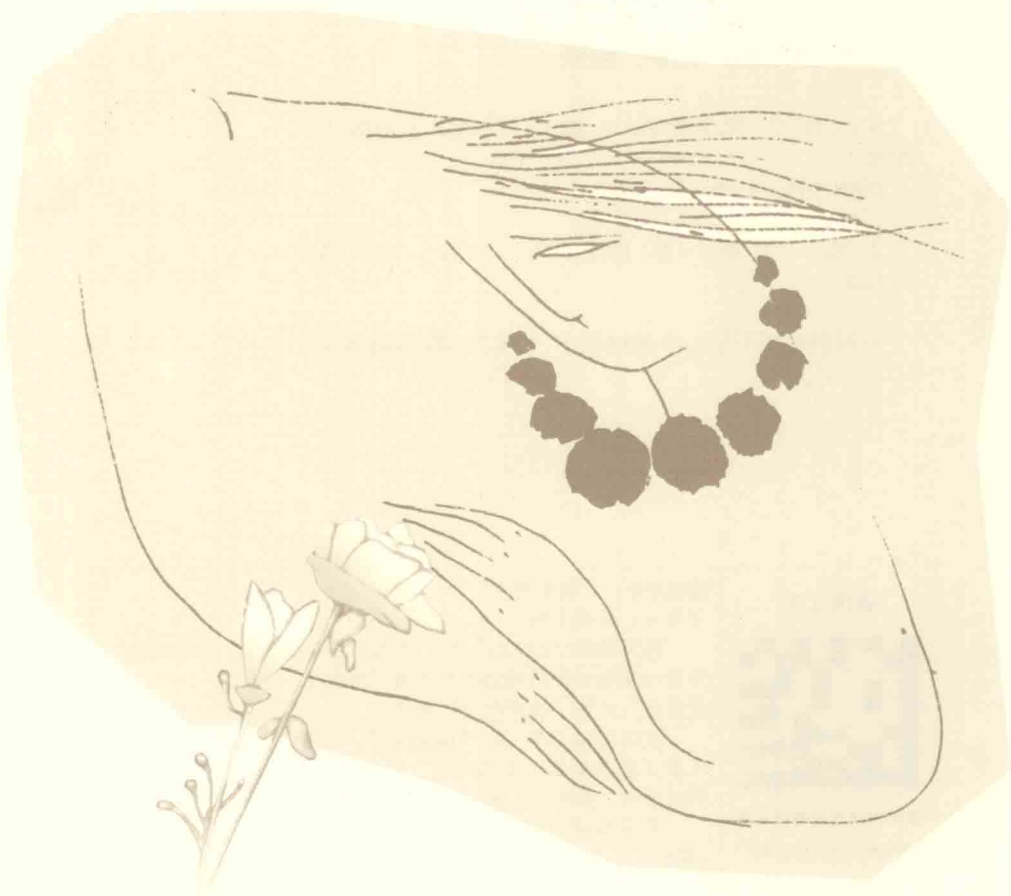


她觉得她和王刚很快就会解脱了，她庆幸这几个月来王刚一直也没来找过她。她心想，也许王刚心里也和她一样吧，对这段婚姻抱着凑合的态度，属于不好了随时都可以散的那种，因为大家都是这种心态，所以离开才不会那么痛苦吧，也许爱不深也就痛不深，彼此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和平常的心境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曾经与自己有过肌肤接触的人眨眼间却连问都不问找都不来找一下，这让安安更加感到这段婚姻实在没有必要死守下去了，此刻，她甚至觉得分居也依然是一种无形的折磨，因为他们还在婚姻之内，只要婚姻的纽带还没有彻底割断，痛苦就会仍将继续。

王刚的样子阴影一样缠着她，于是，她打开水管，没事找事又把屋里的桌凳抹了一遍。这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沉思默想或不快乐的时候她就会尽量给自己找点活干，或弹弹琴，听听音乐，或去健健身，一个人在外逛逛。

不知为什么，那个小男孩阿坚的身影飘了过来，在这段与王刚分居的日子里，因为有了阿坚的出现，她才感到乏味的生活多了一点亮色，并使自己的内心活动陷入一种带有刺激性的体验中，在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孤单和内心曲折后，还能碰到奇迹的出现，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与阿坚相识的意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她放大了上百倍。

虽然她一直保持着清醒和理性，她觉得她与阿坚之间除了姐弟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但这段时间以来，她的感觉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每当夜深人静时，阿坚俊美的面容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她的脑海，崔岩和阿坚的身影交叉出现，她觉得自己依然还活着，有时候，缥缈而虚幻的无名情愫比现实中的存在更为美吧，虽然虚幻，但养活了精神。



女心理医生

陈玉春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陈玉春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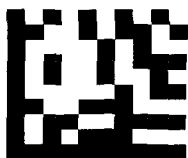
女心理医生/陈玉春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13-3266-4

I. 女…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236 号

春风文艺



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
至10658028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 (移动用户)

方法一: 直接上网。

编写短信“800024”或“春风文艺”发送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方法二: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

发送短信“A”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
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 打开软件, 扫描二维
码或输入“800024”或“春风文艺”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 咨询电话
1008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王玉坤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 数 302 千字

印 张 16.5 插 页 2

印 数 1—10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3266-4

定 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230023

许多人走了，又有许多人留下来，留下来的人又开始说谈着往后的人生，并再次迎向那遥远的旅程，这段旅程会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有哪些事在等着我们，一切都是未知数，也许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但是只要往前走一步，总有一天会在这段旅程中找到另外一种幸福！

——作者

第一章

春夜的南国宝城，笼罩在一片如烟似梦的雨帘中。

宝城剧院，宝城第十六届职工文化艺术节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剧院里座无虚席，观众们正凝神屏息地看着台上一位年约二十九岁、相貌秀丽、手抱吉他自弹自唱的女子，她叫奉安安，是宝城市宝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奉安安弹唱的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她那好听的女中音和着优美的弦音传达出一种诗意的爱、宁静与淡淡的忧伤，凉凉地、柔软地在剧院里回荡，她的神情淡定而又自然，毫无造作之感，仿佛进入忘我的世界，台下响起一阵阵如潮般的掌声和尖叫声。

落幕后的奉安安有些兴奋地奔往后台，在堆放着衣物的化妆间里往涂着油彩的脸上抹凡士林。

这时，奉安安的手机骤然响起，原来是好友陈菲尔打来的电话。三十三岁的菲尔担任宝城市宝城区区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区人大主任，成为宝城市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话筒那边传来菲尔焦急的声音：“安安，你演完没有，演完了赶紧到许晖这里来一趟，我现在在她这里，你快过来一下。”

菲尔超乎寻常的紧张让安安觉得奇怪，平时不易接近的菲尔怎么对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如此关心？安安来不及多想，忙问：“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过来就知道了，电话里说不清，快一点啊。”

来不及把妆卸完，她就匆匆打的到了许晖家。

二十五岁的许晖是宝城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跑腿记者，她在美景花园供了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三年前大学毕业，抱着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期望从南方的一个城市到这里来落脚。

许晖毕业后在上海一家电视台工作。起初找工作时费了很多周折，也花钱找了关系，由于和上司的关系紧张，工作压力也大，常常睡不好，吃不好，胸闷，胃口也不好，怕光，人也变得懈怠，不修边幅……那时，许晖就患有抑郁症了，但是她自己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有几次去医院看病，由于医生对抑郁症缺乏应有的认知，误诊许晖是精神分裂症。许晖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不敢再去医院看病了，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

安安下车后直奔美景花园，敲响许晖家的门铃，菲尔忙迎上来，焦急地把安安拉到门外小声说：“你去看看许晖，不知她是不是得神经病了，把窗户都用毛毯蒙上，有床不睡，把床竖起，人就在地上铺上褥子被子睡，我来拿东西，就进来了。”

安安诧异地问：“这样啊！我进去看看。”

说完，两人来到许晖的房间，房间里有些凌乱，窗户用毛毯紧紧蒙着，墙壁上写着醒目的大字“龟居室”。许晖见她们俩进来，忙把身子侧到一边去，闭上眼睛。

许晖对安安的来到表现得如此冷漠和不可思议的“怪异”，让安安心里一惊。她虽然经常接诊心理病人，但像许晖这种情况从没遇见过，她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许晖是否是精神分裂症？关门闭户，用毯子蒙窗，在室内贴上“龟居室”三个字，有舒服的床不睡，偏偏要睡地板，这不是行为怪异、思想荒谬吗？

菲尔悄悄对安安说：“你仔细给她诊断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得了神经病，要不要送她去医院，我还有很多事，秘书打了好多次电话过来，我马上就要走了，辛苦你帮我照看一下，情况如何，你回头给我一个电话。”说完，就拔脚匆匆离去。

安安忙蹲下关切地看着神情有些倦怠憔悴的许晖说：“怎么，不舒服呀！”

许晖说：“没有，只是觉得很疲倦，不想动。”

安安又说：“吃了饭没有？”

许晖忙坐起来，表情忧郁地说：“不想吃，没胃口，不觉得饿，心情也不好，胸口感到有东西压着一样。”

“这种状况多长时间了。”安安问。

“好多年了，好像每月都有十来天左右，总是心情不好，之后心情又

好了，又和平常一样了。”

安安试探地问：“你怎么把窗户也关上了，还用毯子盖上呀？”

许晖说：“窗外光线强，刺激眼睛，我对光线特敏感，所以关上窗户，用毛毯盖上窗户，使屋内光线暗些，眼睛好受些。”

安安又说：“怎么有床不睡，睡在地上呢？这样睡不舒服呀。”

许晖说：“我小时候经常把被褥铺在地上睡，很舒服，这样睡好像又重新找到了童年时候的那种感觉。”

安安又追问道：“你以前也都是这样睡吗？”

许晖说：“不是，心情好些就上床睡了。”

这时，许晖的心情似乎开始好起来，她定定地看了看安安，笑着说：“你干吗呀，怪怪的，别把我当神经病啊！”

安安又疑惑地问：“睡在地上怎么能够使你的心情好些呢？床上睡不比地上舒服吗？”

许晖说：“这还不明白，睡在地上，我能找到童年睡地上的那种感觉，这样真的心情会好一些。”

安安又仔细询问：“你为何在墙壁上贴上‘龟居室’，什么意思呀？”

许晖边穿衣服边站了起来，说道：“龟居室是一种比喻呀，比喻自己要像乌龟那样龟缩在家中。”

“在家中干吗呀？”安安说。

“想怎么自杀啊，看看用哪种方法自杀又快又没有痛苦，说真的，我有时觉得好累，累得都不想活，人活着，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不想上班，我看到台里那些人都怕，真的。”

说完，她又对安安说：“你先去客厅坐，我去洗手间。”

安安急忙跟在许晖后面，许晖笑着说：“干吗跟着我呀，我不会自杀的！”

安安来到客厅坐下，一会儿，许晖走进客厅，安安试探地说：“你经常有这种自杀的想法吗？你们电视台不是挺好的吗？工资又高，待遇也不错，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碰到不愉快的事了千万不要闷在心里，和好朋友说说可以缓解心情，不要闷在心里，想说就说出来。”

许晖不吭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说：“说了又有有什么用呢，我一直是个很忧郁的人，说了人家也帮不上你，何必呢？”

安安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认为，做人首先要独立，不要依赖，如果太依赖人，你就很容易失望。其次是有了忧郁就说出来，要看心理医生。”

许晖说：“我咨询过心理医生，没用的。”

安安一愣，忙说：“你可能不是到正规的医院看的吧，有些咨询机构所谓的心理医生既没有心理知识，又没有医学知识，那会害人的，要到正规的心理科看才有用，而且一定要吃药才行。”

许晖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安安见她沉默不语，便说：“许晖，看心理医生，第一，不要顾虑；第二，不要隐瞒；第三，不要期望医生能帮你做什么决定，我们只是帮你理清想法和提供抗抑郁药物治疗，关键还得靠你自己重视和调节。”

许晖犹豫了一下，思忖着该说不该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安安说：“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反正觉得压力挺大的。主要是因为工作啊，人际关系啊，一想起这些就很烦。人都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其实我们做跑腿记者的很辛苦，天天要出去跑新闻，我们每个月都要评A、B、C报道，评不上A级就没有奖金，而且还要时时看别人的脸色。有时候你辛辛苦苦跑去采访别人，人家也不理你，像乞丐一样。在单位要看老总的，头经常对你不理不睬，这也算了，最可恨就是当着许多人的面否定你的工作，训斥你。我这人又死板，不会和领导说说笑笑，老实巴交的，你工作做得再好也没有用。领导冷落的人，同事也怕和你接近，对你不理不睬，人家要避嫌，你又没有关系后台，人家随时可以叫你滚蛋。”

许晖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说话的语气也很急促，眼睛里似有泪光闪烁。

安安刚想说什么，菲尔的电话就追来了，菲尔焦急地询问许晖的情况，安安忙对许晖说：“我接个电话，这里信号不好，我到那边去接一下。”

说完，忙走到另一边。小声说：“我看没问题啊，她的意识清晰很清楚啊，对询问能如实回答，言谈切题，应该不是精神分裂症，我估计是抑郁症。是抑郁与轻躁狂交替发作，就是双向情感性精神障碍，对，不是精神病，如果不仔细询问她做出那些行为的想法和内心体验，就很容易误诊为精神分裂症。不能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她不是那种病，如果用那些药治疗不但不会有好转，反而会加重抑郁，延误病情，对治疗很不利，你放心，我要她明天就到我们医院去看看，做个心理CT检测，给她开些药。噢，好的，就这样，开车小心。”

放下电话，安安看着许晖笑道：“菲尔打来的，她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告诉她说你没事，她还要我多陪陪你，我看她很关心你的，她平时很忙，我有时给她发几个信息她也不回一个的。”

许晖连忙敏感地辩道：“哪里啊，我这段时间是要帮她们区委写专题报道，她要看我写的材料，才和我联系一下，平时她也不打电话给我的，

有事她才会找我。”

安安看着神色有些黯然的许晖，忙安慰说：“菲尔人很好，我很了解她，你跟她熟了，她也会帮你的。你一个人在这，平时多和她联系一下，其实单位哪都一样，方便时，你和菲尔说说，看她们那里要不要人，有没有编制。你可以问问她嘛，到时要菲尔去人事部问问，要个编制，如果她帮你，什么都好说。”

“我和陈书记不熟，交情也不深，我不敢和她说那些，要不是过来拿样片，她也不会来我这。再说，即便你想把她当朋友，你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呀，你无权无势，你又没有被人利用的价值，人家干吗要和你交往，要和你做朋友。”

安安说：“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她，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也不完全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天也不是全黑的，多想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可以分散精力的。”

许晖依然激动地说：“世上的人都是利来利往，人和人之间说穿了都是一种利用关系，能利用就是朋友，不能利用的人家也没空睬你，你没有利用价值的话，人家一个电话都不会给你，虽然我不愿意这样想，我的为人也不是那样，但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人人都是自保的，谁会管你呀，特别是那些当官的最怕你找他麻烦，除非他另有企图，那就另当别论，要么图你的色相，要么图你的金钱，如果你清高正派，你就是作死也没有用，你做得再好人家也不会说你好，照样炒你鱿鱼……”

安安觉得许晖说话有些偏激和灰色，尽管许晖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些生活场景，但许晖看到的天却都是黑色的，即使艳阳高照，她也视而不见，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的心境表现啊！但作为心理医生的安安并不想火上加油顺着许晖的思路来膨胀她不快乐的情绪，现在，许晖需要的是理解、包容和关爱，安安耐心听着许晖的牢骚话，让她尽量倾诉，宣泄内心的苦闷。听完之后，安安开始就着许晖的话把那些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象和工作上的问题加以分析，当许晖反过来看这些的时候，许晖说出了自己的感悟，开始重新审视起了自己，安安的分析安慰和劝解，使许晖开始变得平静，脸上渐渐有了丝笑意，心情也渐渐好转起来。

安安说：“我看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抑郁症，不过还要去医院做躯体检查和神经系统检查，才能做出最后诊断，你之前去医院检查过吗，医生怎么说。”

许晖一下镇住了，又惊又喜地看着安安说：“我是抑郁症吗，我以前去几个大医院看过，都说我是精神病，可身体检查又说没问题，一家医院

诊断我是精神分裂症，一家医院又说我是分裂型障碍，我当时好害怕，也不敢和任何人说，医生给我开了抗精神病药治疗，吃药我都是偷偷地吃，可吃了很多药，花了很多钱，也没有一点好转。以前我还真的以为我得了精神病，我就是因为这才离开那家电视台到这里来的。”

“如果体查没有问题，那就不是因身体疾病带来的抑郁症，有些抑郁症是因身体有病才得的，有些是遗传的，我看你可能是因为心境抑郁才有的，其实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谁都可能得，许晖，你别怕，吃点药，就会好的，另外有空去健健身，跳跳舞，多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社交活动，听听音乐，这些对你的情绪调节都有作用。有一些问题你一分为二去看，看主流，不要计较枝节，当然也有很多很现实专门讲利益讲利用的人，但要是有情有义的人比讲利用重利益的人多呢，其实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暖的。”

安安说到这里，凝神注视着许晖，许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憔悴，一头浓密的头发乱草一样地堆在头顶，她的衣服也穿反了，扣子也少系了一个扣眼，许晖对此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知道却懒于梳理，整个人看上去有些邋遢，安安不由得心生恻隐之心，正想开口，许晖又感叹说：“要是去一个不要和人打交道的地方多好啊，没有冷漠，防备，唉！交朋友还不如养一条狗。”

安安看着许晖沮丧的神情，心又一震，忙说：“许晖，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你就能理解和宽容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和生活，假如你正在忙碌，你怎么会有心情和时间时刻想着给你的朋友打电话，别人也一样是这样的，即使是你真的碰到对你很假的朋友，最多少打交道，而且一样米养百样人，什么人都有，没有与人磨合的韧性，所以会觉得痛苦，看淡，放下，你的心境就会好许多。你明天到我们医院来，我找个好一点的医生帮你再体查一下，抑郁症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不要总陷在内心痛苦中无法自拔，而是应该通过积极的方式走出来。”

安安的这番贴心话一下子说到了许晖的心坎上，许晖觉得安安是那么亲近和随和，完全没有生疏的感觉，特别是安安帮她摘掉了扣在头上“精神病”的帽子，使她心里刹那间变得轻松明朗起来，两人虽然交往不多，但此刻却没有任何的隔阂，许晖觉得安安不仅是医生，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她觉得在这块不属于她的城市能交上这样一个朋友是自己的幸运与福气。许晖被安安的理解和善良所感动，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安安说：“幸好你来了，告诉我是抑郁症，抑郁症怎么都好过精神病啊，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谢谢你啊！”

两人又聊了很长时间，安安见许晖的情绪已稳定下来，心里也松了一口气，临走时，许晖执意要送安安，安安说：“别客气，我手机二十四小

时都不关的，你有什么想不开，可随时打电话给我。”许晖感激地把安安送到小区门口，并帮安安拦了部的士。

安安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点多了，丈夫王刚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不停地转频道，见安安开门进来，脸一沉，阴郁地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们的节目不是早就演完了吗？又去哪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安安见他黑口黑脸审犯人一样的样子，心里立刻来了气。

“我是你老公，我问一下都不行啊。”王刚眼睛直直地瞪着安安说。

“你去哪我又不问，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什么都要向你报告啊。”安安说。

一会儿，安安走进卫生间，洗完澡就疲惫地上了床。

王刚走进卧室，盯着安安说：“你还没有回答我呢？睡什么觉啊。”

“你睡不着就要别人也不要睡，有病。”安安实在困得很，便翻过身去不再理他。

“你是不是和男人约会去了，你可以明说啊。”王刚突然冒出一句。

安安从床上爬起来，气愤地诘问道：“我和谁约会呀！你看见了？影子都没有的事就乱说，好笑。”

“那你演完后去哪了？你肯定是借演出的机会和别人搞在一起。”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在这里无中生有，我刚演完，菲尔就打电话要我去她一个朋友那里，电视台的，不信的话，你去问菲尔好了。”

“我问她干什么，你们好得穿一条裤子，问她，她也不会说实话。”王刚阴阳怪气地说。

“随便你，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安安淡淡地说。

夜里，安安忽然隐隐约约感到有物体压在自己身上，她睁开眼，看见王刚正爬在自己身上，她厌恶地推开他，拉开灯，说：“你就整天知道做这些，我明天不要上班呀。”说完，使劲推开王刚，转过身去。

“我很想你。”王刚扳过安安的肩膀又说。

“我不要睡觉啊，很累，明天吧。”安安耐着性子说。

“我现在就要。”王刚依然厚着脸皮，并再次爬到安安身上，粗鲁地拉扯安安的睡衣。

“你怎么这样啊，我又不是你的廉价性工具，你想要就要啊，你不睡也不准人家睡。”安安生气地说。

“你肯定是和别人搞了才回来的，让我检查一下，你今天很反常，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王刚下流地说。

安安腾地坐起来，一把拖住王刚，抓起电话，厉声说：“你放屁，我和你这种人说不清楚，你马上给菲尔打电话，你去问她我和谁在一起，你不问就是畜生变的，你平时吝啬小气我都忍了，现在我才发现你原来这么疑心重，变态，难怪你妈妈都讨厌你，成天说你，你要好的话，哪个做母亲的总说儿子不好。”

“我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要睡觉，你不要岔开话，说些不相干的事。”王刚口气生硬地说。

安安放下电话，脱掉睡衣换上便装，说：“我看你是心理有问题，你快去医院看看啊，我和你这种人说不清楚，走，一起去找菲尔，你当面对质，免得你疑神疑鬼。”

安安说完，便拽着王刚的衣服往电梯口走，王刚愣愣地看着安安。

“去呀，你去不去，你今天死都要去。”安安见王刚站着不走更加来气。

“去就去，车费你付啊。”王刚说。

两人一前一后上了车，王刚对司机说：“去宝城区委。”

两人在车上都没有说话。二十分钟后，车子在区委门口停下来，安安付了车费。

走到大门口时，王刚却突然说：“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安安愤怒地看着王刚，说：“王刚，你他妈的王八蛋，你神经病，你怎么这样害我啊，我和你没啥说的了，离婚。”

说完，朝大门走去。

第二章

宝城医大附一医院坐落在美丽的宝江河畔，心理科诊室外坐着一些等着叫号看病的人，比起其他拥挤人影幢幢的诊室，心理科明显冷清许多。安安看着报告单对许晖说：“体查和神经系统检查都无异常，阴性，放心好了，吃点药就行，我给你开了抗抑郁药 5-羟色胺和氟西汀吃，目前这些药是很有疗效的。”

“吃了会好吧，怎么吃呢？”许晖问。

“这种药是通过增加大脑的血清素量而改善心境，一天吃一片，二十毫克，早饭后服，丙米嗪一片，二十五毫克，中午一次，美舒郁，每晚一片，连续服一个月后来复查，服用一个星期后情绪会好转，药稍稍有点副作用，但很轻微，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失。”

“安姐，谢谢你了，你先忙吧，改天我请你吃饭，我走了。”许晖客气地望着安安感激地说，然后把药放进提包，转身往外走去。

中午，菲尔约安安去一间食庄午餐，安安说：“你今天怎么有空请我吃饭？有什么好事啊？”

菲尔说：“我想吃这里的野菜，带你去尝尝鲜，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两人落座后便点了几个山谷野菜，一边吃一边聊起许晖的事，接着，安安把和王刚吵架的事也说了一遍。

一会儿，菲尔扬起她那张俊俏而妩媚的脸，说：“我觉得他真是，女人一样，不像个男人，哪有这样怀疑人的，就是回晚一点嘛，你不要理

他，让他急一急。”

安安说：“我今晚不回去了，在医院值班室睡算了，不想看到他，好烦。”

菲尔有些心疼地看着安安说：“你干脆去我家住几天吧，他如果心里有你，会找你的，反正让他急一下，你让他自己去想，你一次就要治服他，以后他就不敢那样了，男人不能宠的。”

安安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去了，你老公又在家，我跟他又不知说什么，还是不去了，我觉得跟王刚过得很辛苦，他让我适应不了那种紧张小气的生活方式，当初要不是家里催得急，我也不至于跟他结婚，唉，说来说去还是怪自己太虚荣。”

菲尔体贴地说：“这也难怪你呀，说实话，这年头，哪个女孩不虚荣，都想找个条件好的，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王刚家庭条件好，父母都当官，但他们也没有帮你什么啊，连工作都是你自己找的，他们可能不愿花钱去求人，拉不下面子，也许他父母也不喜欢他，所以儿媳的事也懒得理，你找了这样的家庭也享不到他们的福，他家怎样都不说了，主要是王刚这人行。”

“是的，我觉得他很不可理喻，一个大男人像女人一样，有一点点什么事都要和他父母讲，说我这说我那的，把我贬得一文不值，他可能想让他父母对我印象不好吧，然后他母亲又来说我，真烦。”

菲尔说：“老实说，我觉得他没有一样可取的，不说别的，对人小气吝啬就已让人神憎鬼厌，结了婚就是讲柴米油盐，婚姻本身就是世俗的，就是讲钱，以后生小孩，读书，看病，人情往来，好多事都要钱，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分分钟讲钱，他搞外贸，生意做得那么大，大把钱啦，开口问他要嘛，天经地义。”

“你做美梦吧，我也懒得问，讨来的没意思。”安安说。

“你叫他给你买部车呀，他这样小气吝啬你怎么过呀，还搞AA制，有句俗语，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嫁的好，女人日子就好过，你不要那么笨，要为自己想一想，他越小气，你就越要搞他一点钱才行，万一实在和他过不下去离婚怎么办，离婚你什么也没有，像他分得那么清楚的人，离婚时肯定很无情。”

“你想得美，叫他买车，会要了他的命，他母亲都这样说他。”安安说。

在菲尔眼里，安安是比较值得信赖的人，又是多年的老友，或许是安安和菲尔不在一个单位，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和人事方面的纠葛，省去了许多麻烦，所以多年以来，两人一直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两人虽然不常见面，却也经常保持着联系，发个信息或打个电话，与菲尔相比，安安比较

感性，有时容易冲动，很重情义，但也是个冷僻安静的人。

而陈菲尔是个比较理性、现实也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她只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打交道，否则她觉得浪费精力和时间，所以，除了和安安可以说说心里话之外，基本上她没有什么知心朋友，而且她也不需要，同时，菲尔也是个戒备心和疑心很重的人，任何单位或个人请她吃饭她从来不去，而且她跟每个人都保持距离，她不喜欢别人走近她，不喜欢别人找她麻烦，她心里十分清楚，那些不断找她的人都是有求于她的，老乡、高中、大学的同学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接近她、讨好她，并狮子开大口，工作安排、调动、升官发财、房子问题等等，求她帮这帮那，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她厌烦，她讨厌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来往，对于没什么利用价值的人她也不想帮，她有她自己的受贿原则和诚信原则，那些不知底细的人所送的钱她都不要，在为人处世方面比较圆滑，她不想占人便宜，也不想被别人占便宜，当然下级或熟人提到家里来的一些东西她也还是收的，她认为这些也值不了多少钱。收下也没什么，因为有些怜惜安安，所以有时候，她会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门口，叫安安提回家，逢年过节菲尔也会送些土特产礼物之类给安安，多半是单位分的和别人送的，安安过生日菲尔有时也会亲自挑选礼物送给她，有空还请安安去洗个脚、泡个牛奶浴之类，菲尔所做的这一切都让安安感动，她常想，菲尔这么忙还经常想着自己，惦念自己，自己无权无势菲尔也不嫌弃自己，这种友谊多难得啊！一池温暖的潮水不时在安安易感的肢体上流动，这一切都让她感到幸福和幸运，甚至觉得这份友谊是死水婚姻之外的另一种安抚，安安更在意的不是金钱不是财物而是那种被重视被牵挂的那种感觉，而菲尔的大方也强化和映衬了王刚的小气，所以，安安打心里愿意为菲尔做任何事情，虽然两人的联系也不是很密，见面也不多，偶尔也只相互发个信息，但是只要两人在一起，安安就很开心，就有和菲尔说不完的话，菲尔也喜欢讲些单位的事给安安听，反正安安又不认识，菲尔不用担心她传话，比如郑区长想踩她，搞她的鬼，去上面打她小报告之类，讲些官场的险恶、权色和金钱交易，也会说一些自己的私生活，反正菲尔觉得安安比较安全可靠，嘴巴又紧，所以，菲尔在安安面前从不掩饰什么，有啥说啥，两人说话一直都很随便，而安安也觉得其实菲尔也和其他的普通女人一样，只不过是头上多了一顶乌纱帽而已，在自己面前，菲尔就是那个几乎不用任何伪装的自然人。

安安拢了拢头发说：“唉，都怪我自己，挑来挑去也没挑个好的，说实话，随便找哪一个都比他好。”

“是啊，我觉得程岩就不错，他那时对你多好啊，很少像他那样的男人，可你又不不要他，听说他去美国进修了。”

“都过去了，那时就觉得他条件没有王刚好。”

不等菲尔答话，安安又说：“菲尔，昨晚我跟他说离婚了。”

“他怎么说。”菲尔急切地说。

“没说，就愣在那里。”

“你说离婚，他那么小心眼的人，会更怀疑你，防备你的。”

沉默了一会儿，菲尔又说：“他有没有说过要小孩？”

“没有，我也没有打算跟他生小孩，我总觉得我和他肯定过不长。”

“那他的意思呢？他想要小孩吗？”菲尔说。

“他从来也不提，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话讲，你搞不清楚他心里想什么。”

两人不吭声了，低头往嘴里扒饭。

这时，安安的手机响了起来，安安一看，神情有些紧张地对菲尔说：“是他妈打的。”

“你接呀，看他妈说什么。”

安安忐忑不安地接电话。一会儿，她放下电话，有些慌张地说：“他妈妈叫我去公安局，不用说，他肯定又和他妈说什么了。”

“我送你去吧。”菲尔说。

王刚的家在公安局宿舍，这时，安安已走上五楼，她按响婆婆家的门铃，像往常一样，她把鞋放在鞋柜里。

婆婆一见，便沉着脸不高兴地说：“你看，你看，你这个人，你往哪里放啊，你的鞋是放在第二层的，哪里拿就哪里放嘛。”

安安说：“好的。”

说实话，安安有些怕厉害的婆婆和少言寡语神情威严的市委常委、局长公公，婆婆是市公安警校的政治老师，学生们都很怕她，家婆的房子较大，有二百多个平方，装修简单而雅致，爱干净的婆婆总是让家里一尘不染，看起来非常干净。平时就家公家婆两个人住，每个星期婆婆都要安安回来住，热闹一下。

其实安安每次回来觉得比上班还累。

安安进了客厅，见公公在看报纸，忙小声地打招呼：“爸。”

公公眼皮一抬，应了一声就又看他的报纸了。

安安诚惶诚恐地跟在婆婆后面，来到厨房，婆婆说：“你把每间房都

抹一抹，抹完了帮我把菜洗一洗。”

“好，我去抹。”

安安松了一口气，看来昨晚的事王刚没有和他妈妈讲，她心里松了一口气。

像往常一样，她走进房间抹桌，空着的房里摆满了高级烟酒和食品特产之类，安安知道这些都是别人送的，这就是当官的好处，当官就有人送钱送物，还可以高人几等，在中国当官最实惠。

这时，她又走到厨房，小声说：“妈，搞好了，地板也拖了，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婆婆说：“你把菜洗一下，泡了很久了。”

“哦。”安安应道。

婆婆在厨房切肉，一会儿她说：“你昨晚和王刚说离婚呀，是怎么回事啊。”

安安心一惊，急忙镇定地说：“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病了，菲尔打电话要我去一下，回来就晚了，我给他解释，他也不相信，硬怀疑我和男人约会，我就要他和我一起去菲尔那里对证，到了菲尔家门口，他又不去了，你说气不气人，所以我一气之下就说离婚了。”

“不要随便提出离婚，这样他就更有理由怀疑你了，赶紧生个小孩，你们都结婚一年多了，生个小孩出来，他的心就会定的。”

“他好像也不想生小孩。”安安一边洗菜，一边说。

“我知道你有顾虑，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就像他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不过，小刚除了吝啬小气一点外，其他方面他还是不敢乱来的，去赌他舍不得，去嫖也肯定舍不得花钱，他要是去嫖的话我就叫他父亲打断他的腿，他怕他父亲的，你别看老头子平时不声不响，一发起脾气来很凶的，我都怕。”

婆婆把切好的肉片洒上酒和酱油腌浸，然后又说：“他对我们都很吝啬，以前他住在家里，从来都不交伙食费，就知道揩我们两个老东西的油，一到吃饭的时间他就来了，生意做了那么久，也没见他给我们一分钱，一天到晚说没钱，生怕我们两个老的要了他的，你赚一千万关我们什么事呢，我们也不会要他的，我们有工资，老赖在家里，又不想结婚，好讨厌，所以我就让他父亲赶他出去，让他早点结婚算了，谈了那么多个，一个也没谈成，太吝啬了，谁要他呀，要是我，我都不会要，他对我们都不好，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我曾说他，全世界都找不到像他这么苛刻的。”

婆婆见安安一直不吭声，忙又安抚说：“对你算好的了，你就看他改吧，婚就不要离了，名声不好听。”

安安洗完菜，站在婆婆旁边，静静听婆婆数落儿子的不是。安安听着